

# 台南大天后宮

文／曾吉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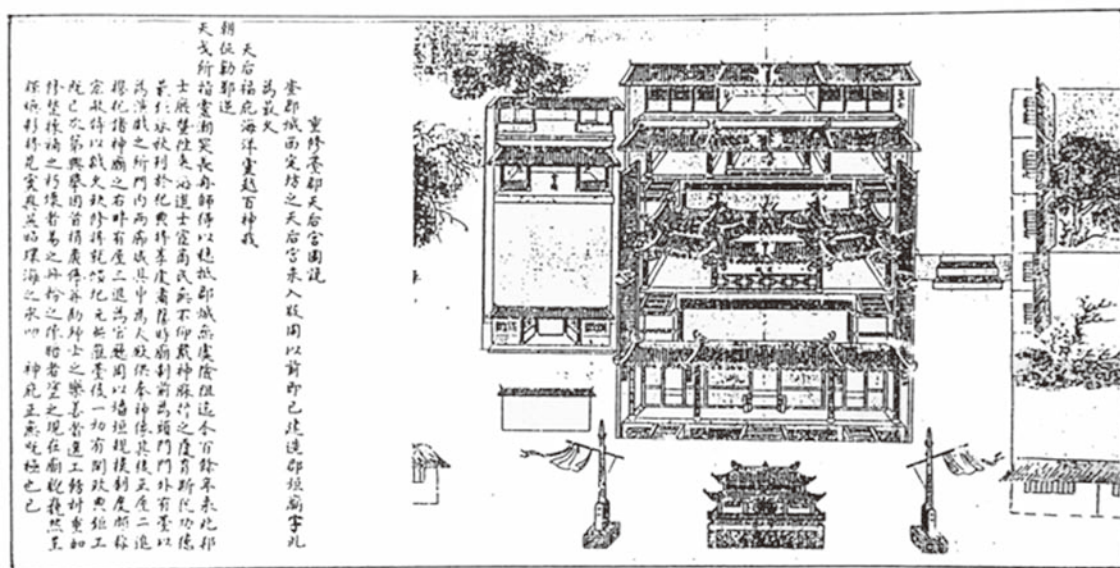
台南一中民國59年畢業、逢甲大學畢業  
現任：台南市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 壹、前言：

夫閩、台兩地以險惡之黑水相隔，瀕海之民，揚帆搖櫓，往來於駭浪驚濤，每每祈神床以自安，故沿海諸郡皆立媽祖廟祀之，其廟在台灣郡內赤崁樓南者，稱「大天后宮」。從鎮殿大媽神腹內蒐集道光元年之修護石碑，內容記載「天上聖母福建莆田縣湄洲嶼人，降誕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念三日。」其為湄洲香火在台靈跡之鐵證。



附圖一·二一 蔣元樞「重修台郡各建築圖說」（頁六十八至七十一）





廟之建置沿革，始見於康熙二十三年諸羅縣令季麒光“蓉洲文稿”，開宗明義即稱「東寧天妃宮者，經始於寧靖王之捨舍，而觀成於吳總戎之鳩工也。」「周禮大司樂，分樂而用之，以祭以祀以饗，乃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而後神祇皆降。」乾隆四十一年台灣知府蔣元樞在“重修天后宮圖說”中也提到廟之創始「查郡城西定坊之天后宮未入版圖以前即已

建造，郡垣廟宇此為最久。」足以證明大天后宮為明鄭以降，台灣第一座官建、官祀的媽祖廟。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水師提督施琅以媽祖顯靈助戰之由，奏請加封天妃為天后，由總兵吳英鳩工改建為大天后宮，俗稱「大媽祖宮」。有清一代，則賜御匾，列冊祀典，春秋二祭，恩禮有加，各埠進香謁祖，





鑼鼓旌旗，塞之於道，南北之媽祖廟，莫不以台南大天后宮為本山，乃形成府城迓媽祖之盛況。其祭祀圈（轄境）凡四坊一保、十九里、二莊等周邊里保（註一）。信仰圈（蒞宮進香與分香者）依「一府、二鹿、三艋舺」台灣文化發展之軌跡，分南北二路、港埤口岸，遍佈全台。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八月二十四日，禮部奉旨依議，於本宮晉封天后。鎮台總兵吳英鳩工募修東寧天妃宮，將其改立台灣府天后宮，奉旨諭祭，懸額記其事，康熙御賜「輝煌海澨」匾額。康熙五十九年，默佑封舟有功，奉旨列入祀典，春秋祭以太牢。

## 貳、從季麒光《蓉洲文稿》看大天后宮的創建沿革：

季麒光，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三年任諸羅縣首任縣令。其所著《蓉洲詩文稿》刊行於康熙三十三年，書中保存了大量有關清初臺灣的第一手資料，極具史料價值。其中若干資料與台南大天后宮的早期歷史有關。如《募修天

妃宮疏》開篇就稱：“東寧天妃宮者，經始于寧靖王之舍宅，而觀成于吳總戎之鳩工也”。在《寧靖王傳》中也提到“舍宅”一事：“其遺宅為天妃神祠，住僧於後楹大士旁奉王為舍宅主云”。

康熙五十二年入台的吳振臣在其《閩遊偶記》中也提到寧靖王“舍宅”之事，云：“媽祖廟（即天妃也），在寧南坊。有住持僧字聖知者，廣東人，自幼居台，頗好文墨。嘗與寧靖王交最厚，王殉難時許以所居改廟，即此也。天妃廟甚多，惟此為盛”，此條資料恰好可與季麒光《蓉洲文稿》中的記載相印證。而清代所有的臺灣地方誌中在提到大天后宮的歷史時則僅稱施琅等就明寧靖王故宅改建而成，而將寧靖王“舍宅”一事隱去不提。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首任知府蔣毓英所纂《臺灣府志》，其卷六廟宇載：天妃宮，“一在府治鎮北坊赤嵌城南。康熙二十三年，臺灣底定，將軍侯施同諸鎮以神有效順功，各捐俸鼎建，廟址即寧靖王故宅也。內庭有御勅龍匾‘輝煌海澨’。”

其實，寧靖王“舍宅”一事所包含的資訊遠不止這些。比如，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究寧靖王舍予宅第的住持僧聖知原來是什麼宮廟的住持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天妃宮的住持無疑！從這一答案中我們又可以合乎邏輯地作出推斷，在寧靖王府改為天妃神祠之前，作為後來台南大天后宮的前身的天妃宮廟已經存在。因此，台南大天后宮的肇建年代不能僅從康熙二十三年施琅將王府改建為天妃宮之時算



起，而應該是在明鄭時期甚至更早的年代。

福建沿海人民歷來以海為田，採捕舢舨，村村戶戶，不可勝計，而東番諸島乃其從來採捕之所。明朝嘉靖、萬曆年間開始，閩南地區人民在臺灣捕漁、經商、開發者更加普遍，有的還開始在臺灣定居。林道乾、林鳳等海上私人武裝集團也曾先後在此一時期進入臺灣島上。這些常年在海上活動的民眾選擇在最早登陸的臺南海邊建立媽祖宮廟，進行祭拜，祈求海神媽祖的保佑，乃是完全合乎情理之事。臺南大天后宮極有可能即肇建於此一時期。

## 參、結語

本宮係台灣媽祖信仰之源起，初創於有明季民開發台灣初期，今廟則經始於明寧靖王之捨宅，而觀成于吳英之鳩工。誥封建廟於清康熙二十三年，其後疊修。台之男女靡不到大天后宮敬奉媽祖，而郊商海客且尊為安瀾之神，福建巡撫王凱泰更肯定大天后宮為湄洲香火在台之唯一靈跡。

台灣海峽寬達數百公里，古時專靠帆船擺渡，橫越黑水溝，險象環生。清代赴台灣的船隻，往往在海上飄泊二十餘天不得進退，在這種情況下渡台的官吏與商賈、水手都會虔禱媽祖，至于常在海上往來的福建水師，更成為媽祖的基本信眾。清廷要保住台灣，就要靠當地官吏與水師，為了安撫他們，就必須尊重他們的共同信仰媽祖，徐曉望博士認為“敬奉媽祖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國策”。而台灣府大天后宮正是清政府推展媽祖信仰最重要的舞台，有清一代晉封天后、迭賜御匾、列冊祀典，恩禮

有加；其蒞廟進香與分香事蹟，遍及全台。因此，論大天后宮之地位乃居於台灣眾宮之首。周璽《彰化縣志》載：彰化各廟本至郡城天后宮進香遶境。乾隆初尹士俚《台灣志略》亦有彰化鹿仔港等地天宮宮仿郡城敬媽祖之記載。

“台灣通史”宗教志亦載“雍正十一年賜匾後，令江海各省，一体葺祠致祭，而台灣各地亦後先建祠。”自是台灣各地媽祖廟莫不以晉謁台南大天后宮為殊榮，謂之「謁祖」、「歸寧」。石萬壽教授在《大天后宮之研究報告》中指出：康熙五十九年大天后宮編入祀典以後，成為全台媽祖信仰的本山，今日台灣較享盛名的媽祖廟，莫不由此分香與再分香。

清代台灣的媽祖信仰，雖十分普及，但於全台灣亦有其信仰中心線存在，此中心線由台灣府城分南北路向全島延伸，其中心樞紐即為台南大天后宮與北港朝天宮。彰化南瑤宮與大甲鎮瀾宮歷年皆先往北港朝天宮進香，現已改往新港奉天宮。日治之前，笨北港朝天宮每年農曆三月十二日必南下大天后宮會香，笨南港奉天宮亦隨行，十五、十六日巡歷內外五街而後返，迎送者數以萬計，這是俗例，一年一次也，此活動即台灣宗教活動之最高潮。顯示大天后宮與北港朝天宮在推動媽祖信仰所具備的份量與超然的立場；另一方面媽祖信仰在台灣的發展，經過大天后宮與北港朝天宮長期的努力與合作典範的樹立，已成為一種興盛蓬勃的常民文化，媽祖能成為台灣人民信仰的主流，大天后宮與北港朝天宮所扮演過的功能與角色，實不應被淹沒。

# 打造 雕塑的人生



文／鄭春雄

現職：專業雕塑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科 雕塑組第一屆畢（1965）

隸屬：畫會台灣南美會、南部現代美術畫會、無間雕塑會（擔任四年的會長）

鑿痕雕刻 人生百態

巧手擘開 紅塵悠悠

靜觀大千世界

愛此樸實生涯

總編輯前言：我們春雄校友是第九屆傑出校友，在母校校園有很多他的創作。

處暑的早晨騎車經過的林默娘公園，在馬路另一端矗立著李娜吒的雕塑，望向安平海港，凝視著往返船隻，靜聽著伴隨徐徐海風，戴著藝術帽鄭春雄老師說起創作的故事，溫馨、動容。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出生的鄭春雄，在台南仁德太子村被稱為「鹽仔地」貧脊草地，度過他的孩童歲月，他父親曾在成功大學前身一台南工學院擔任工友，由於他是父親在四十二歲時所生唯一的兒子，上有四位姐姐，



▲2011「雲采與鳥」銅圓雕作品由雄崗建設收藏

儘管家中收入微薄，其父對他疼愛有加，呵護不已。直至九歲才送小學一年級，在小學六年歲月中，有十個學期拿第一名，畢業時更獲得「縣長獎」殊榮。也是當時全村唯一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

## 要走自己的路

鄭春雄回憶，小學三、四年級受導師黃泉忠先生啟蒙，開啟他藝術創作之路的根基，而在南一中就讀歲月，更蒙受美術老師謝國鏞先生教誨與勞作老師陳英傑老師的關愛與啟發，促使他步入一生不悔之雕塑領域，精益求精歷五十餘載。猶記民國五十年（1961），就讀高二暑假期間，其父工作閒暇之餘，當他第一件作品的模特兒，那時陳老師特地步行移駕至他家指導，當時教導方法以鼻子上下為中心線，左右各分一半，陳英傑老師幫助其修改

左半面，而右半部由他自己揣摩雕塑，讓其真正體會雕塑之意涵，促使他對雕塑的憧憬與夢想。

鄭春雄常常想起，當時考上國立藝專〈今台藝大〉美術科，在選擇組別時，會以雕塑為主，實因當時父親，對他的資質充份信任，完全尊重鄭春雄的選擇，以及三姐李鄭梅玉經濟上無私的支援，讓他得以無憂無慮朝著雕塑藝術邁進，再加上當時台灣美術專業教育普遍以繪畫為主，在五、六〇年代的社會對雕塑這行業，仍屬萌芽時期，雕塑家寥寥無幾，現代雕塑的學習領域尚未普及，但他相信跨越空間侷限的雕塑，更能表現美術創作的夢想，乃毅然決然選擇雕塑這條路。他認為「獨特的藝術作品，隨時代發展，價值歷久彌新，除了收藏家本身的喜好程度外，更有甚者，呼應廣大群眾的心裡共鳴，更是收藏家的心靈雞湯。」

### 源源不斷的學習與創意

鄭春雄回憶起在大二時，蒙受國際知名雕塑大師楊英風的厚愛，住到他家，成為入室弟子，悉心教導，受益匪淺。鄭春雄學校畢業後，即返鄉工作。在台南教書兩年期間，他遇到了創作瓶頸，當時幸蒙楊英風教授疼愛，召他北上至其工作室擔任助手，再度垂聽楊老師之教誨，並同時在銘傳商專〈今銘傳大學〉商業推廣科任助教。楊英風教授曾告訴他：「我發現天下間唯有當老師者，才肯無私地奉獻其智慧與學識教導他的學生，所以有機會就要當學生。」這話已深深烙印在其心中，他憶起有

段時間在林智信畫室，共同聘請模特兒，與林智信先生一起研討版畫、油畫、粉彩畫的創作。那段日子，讓他受益良多。

更於2004年德鴻畫廊聘請俄國莫斯科列賓大學著名油畫藝術家維大利（Vitali）教授來台授課油畫，因年紀為班上最資深的學生，因而當選為班長，在此機緣下，獲維大利教授同意，以銅浮雕技法，為其塑像，做為師生情緣的紀念品。而此創作品，更獲奇美博物館青睞，於2006年收為永久典藏品。

說起鄭春雄在台南市第一件作品，是民國68年台南市西區獅子會委託楊英風教授在安平古堡的「安平古堡史蹟公園」，共十面水泥浮雕作品中，其中「明代康樂園」（2公尺X1.6公尺）那幅為他形塑，浮雕與獅子景圓雕二件為他雕塑作品。說至此，鄭春雄顯露出對楊老師敬仰及感念他提攜之情。

「藝術是無底深淵，看得愈多，想得愈多，就愈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已是古稀之年的他，仍一直以臨淵履薄的態度來面對創作，但其作品的風格和取材，卻相當自由活潑且多變化，崇尚自然的特性驅使他勇於嘗試，不停的變換材料來做為創作的素材。唯一不變的是，作品中融合了西方人文思想自由、博愛的



▲1983「剛強·柔和」後甲國中水泥浮雕  
1800x470cm





▲台南市政府大廳孔子像捐贈儀式典禮上，右為林智信大師受邀參加

精髓與中國的儒道文化的哲學觀。

與雕塑創作結下半生緣的鄭春雄，至今仍忘情於藝術、孜孜的創作，其創作的藝術品曾被知名美術館收藏，如《合家歡》、《親》、《濃情》這三件作品被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而《頂天立地》與《裸》石雕這兩件作品則成為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典藏品。此外，在景觀雕塑創作上，師承楊英風教授精神理念，強調的是人與環境合一，因此，不論是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阿母！甘苦啦》、高雄旗津海岸公園《牽罟》、母校南一中《親情》、《美化心靈 藝術人生》與生活美學館《鳳凰》銅雕作品等……皆呈現出追求自然、樸實、圓融、健康的生活美學。

但鄭春雄不以此為自滿，不斷自我挑戰，早年曾在國立新豐高中校門牆壁上創作了1.5公尺直徑圓《九龍壁浮雕》18幅，已成歸仁人最鮮明記憶與特徵。更於2011年4月完成他從事創作五十一年來，在德光女中體育館完成長六公尺\*寬四公尺堪稱目前最大室內銅浮雕作品。

## 有他們，才有現在的我

花甲之年人生歲月，常自認為「自己是個 Lucky man，在人生每一重要階段，身旁都會出現許多呵護、支持我的人！」鄭春雄懷著感恩的心情，歷數著他交揉浪漫與執著的歲月。在短短數十寒暑時光，初、高中迄今蒙受國內最受尊崇的前輩雕塑家陳英傑啟蒙、提攜；讀台藝大時又受楊英風教授厚愛，收為入室弟子，更有幸在高中時期，因美術老師謝國鏞老師引薦，進入郭柏川 教授畫室，得到其指導。以及還有在當送報生歲月中，南一中母校王瑞東訓導主任與許多不認識的人，對其伸出溫暖的手，讓他成長與創作歲月中，一直保有對人溫暖的情感與觀照生命的真正意義，在他的作品呈現出對感恩的情懷與生命的價值。

鄭春雄對母校南一中一直有著深刻孺慕情誼，感念在南一中就讀高二整年時期，當送報生歲月中，學校特准他免參加升降旗典禮之恩澤及受業老師諄諄教誨與提攜之情，正所謂「一枝草 一點露」，當他有餘力之時，總是無怨無悔為母校盡心力，不但捐贈作品、成立「鄭春雄美術獎學金」做為獎助考取大學美術相關科系的學弟獎學金，籌辦台南一中創



▲與林智信大師等好友創作模特兒雕塑



▲1995年創作中壇元帥銅圓雕土坯

立九十週年校慶「第一屆教師暨校友美術聯展」，這些無私付出，於2010年獲得南一中「第九屆藝術文化類傑出校友成就獎」，他是南一中創校九十週年以來，畢業生共五萬位中唯一從事雕塑創作的藝術家。基於對美的事務堅持及感恩母校栽培，他特別為「傑出校友」設計別出心裁純銅雕塑獎座。

對鄭春雄來說，雕刻生涯就像自己的一本成長日記，每一件作品都是成長、突破的最佳見證。

端詳這位喜愛戴藝術家帽的雕塑家，或許因為凡事感恩的處事態度，或許他生活在安平海天一色，浸淫於大自然，鄭春雄看來總是平和、放鬆、紅光滿面；而非焦躁、急匆匆的。遠眺安平海港，徐徐海風迎面撲來，停靠港邊的船隻靜待著潮流到來，準備揚帆而行，就像

鄭春雄的雕塑人生永不停止的運轉著。

不自覺感受到

「造物者的智慧，浩瀚無涯，每個生物皆可活出屬於自己的光輝與價值，需要彼此愛惜與珍惜。」

## 後記

西元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假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第三藝廊將舉辦「100年鄭春雄第一屆師生雕塑展」。並於十二月四日（週日）上午10時舉行開幕式，下午2時30分假會議廳演講「鄭春雄半世紀雕塑生涯」。這次展覽，對與雕塑結緣半世紀的鄭春雄而言，意義深遠，從1966開始教導學生迄今，悠悠近五十個年頭，此次參與展出十七位學生，各有專精，作品豐富多元，與鄭春雄有著深厚師生情誼，不論是有全台灣年紀最長大學生沈健一，年齡八十有四，或是前母校南一中退休校長黃炎祥校長，以及最早於民國六十七年教導學生張智昌……。他們都在鄭春雄雕塑人生，留下記憶的歲月。



▲2011德光中學最大室內銅雕泥塑階段過程





韓良俊

學歷：

- 台南一中高中部第10屆，1955年畢業

經歷：

- 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 行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 台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聯盟主席
- 台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兼任主治醫師
- 前台大牙醫學系教授兼主任、牙科醫學研究所所長暨台大醫院牙科部主任



筆者等之團隊進行檳榔防制宣導與口腔癌篩檢常去並過夜之借宿處，在南投縣仁愛鄉春陽地區，為賽德克族徐姓牧師夫婦（右三、右四）之住宅。其他三人（右起）為廖正行牧師、筆者和黃池麗子老師（黃瑞典教授夫人，此照片為黃教授所攝）

# 莫那魯道是「英雄」嗎？

文／韓良俊醫師

近日（2011年9月中）隨著國片「賽德克·巴萊」的上映，台灣社會對此片及莫那魯道有熱烈的討論，甚至已有泰雅族耆老蘇樣·瓦浪挺身而出，直指莫那魯道並非英雄。這一現象呈現的，是台灣社會多元價值觀的面相。而對於將莫那魯道美化為「抗日英雄」的說法，筆者也有不同意見，且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從結論先講，莫那魯道可算是強悍的抗日份子，頂多可說是「抗日烈士」，但如將其封為「抗日英雄」，未免太過沈重！英雄會濫殺無辜的婦孺嗎？就算對日人有極深的怨恨，他（如果是英雄的話）可以堂堂地攻打，或進行游擊戰襲擊軍營、警察駐在所等，怎可只揀軟的，去屠殺手無寸鐵、只是參加運動會的小學生、家長等來「出氣」？難道莫那魯道竟然認為，那些天真無邪的小學生，卻是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讎敵，非將其從歡樂高峰的運動會，一下子推落來不及長大、萬劫不復的黑洞深淵不可？

筆者倡此異論的重點，主要著眼於莫那魯道如何謀議起事、實際所為以及可意料到的事件後果。根據史實，在1930年10月25日莫那魯道和同謀者共八人召開密會，促請諸社一致響應時，該族十一社中有八社（另一說為六社）願意參加，其他三社保持中立；另外還有夙處對立關係之陶渣、托洛克二社尚且反成日方之「味方蕃」（親日的友蕃）。而未參加之諸社頭目中，確曾有人勸告莫那魯道，謂因日方擁有現代化武器，火力強大，一旦起事後，必被報復無疑，且



原住民三種不同的黥面圖案，圖右為托洛克社、圖中為陶渣社、圖左為泰雅族一般所用者。（翻拍自1935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科鈴木秀夫編輯兼發行之《台灣蕃界展望》照片集。）

將殃及族人，有被滅族之虞，故勸其切莫輕舉妄動。可見在莫那魯道謀議之階段，其實已有人預見後來發生之霧社事件悲慘結果：主要六社原有壯丁人口1236人中，戰死或自殺者達644人，存活者不足原有人口中之半數；甚且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而使僅存的298名族人又被強制遷村，被迫離開世居之地移住川中島。這些大災難，難道不是原可預見、避免的嗎？「英雄」如有智慧，會見不及此嗎？

最無法令人肯定、苟同的作法，便是在1930年10月27日所謂「起義」討伐的對象，竟是在霧社公學校舉行公學、小學聯合運動會的日人，大部分為兒童與家長，這些人全是手無寸鐵的婦孺，共計殺死132名日人，外加誤殺的兩名漢人，共計134人。即使莫那魯道與其兩子、其妹，其他族人，和日人有多少莫大的過節，但採取如此激烈、無差別、濫殺無辜的大量屠殺行為，值得大家美化其為抗日「英雄」嗎？相反地，這不就是早期台灣版的恐怖行動（terrorism）嗎？

不管放在任何時空，這一行為絕對是無法以文化特殊、時代不同而加以曲「義」辯護的！因此，在望春風出版社出版、筆者編註的

韓石泉醫師著《六十回憶》一書中，有如下的一句註釋，應屬公允：「莫那魯道在賽德克族人中，依註者在南投縣春陽親耳聽到的，其評斷實仍褒貶不一，未有定論。」（p.117）此註可再補述如下：筆者在近數年來曾一再造訪，進行口腔癌預防與檳榔防制宣導，以及口腔癌篩檢活動的南投縣仁愛鄉春陽地區，有一位經常提供活動協助的原住民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他曾親口告訴我說，他們這一支與莫那魯道不同部落的賽德克族祖先曾告訴他們，在祖先心目中，莫那魯道簡直是一個地痞流氓，因為在霧社事件以前，他們這一支（社）即常遭莫那魯道欺負，不是經過其地時物品被搶奪，就是族人婦女被侵辱。更重要的是，在謀議發動霧社事件要撲殺日人時，莫那魯道曾來尋求他們祖先的頭目加入，後者即曾向他分析，大量殺害日人後必會引發的嚴重後果，可惜莫那魯道不聽，一意孤行，才會闖下大禍，殃及同時代賽德克族人以及後代。如此有勇無謀，只是逞匹夫血氣之勇的作為，是一個「英雄」所該為的嗎？可見，本文題目所引出的問題，其答案已非常清楚。（本文短縮版題為〈英雄非英雄〉，曾刊於2011年9月24日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此為完整版）



霧社事件主角馬赫坡社的頭目莫那魯道（圖中）。

# 赤道西非去來（上）

文／楊哲安

1990年2月初，筆者懷著一顆充滿好奇的心，接受了一所位於加彭（Gabon）共和國境內國際熱帶醫學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s Médicales de Franceville（CIRMF，為一法文簡寫，以下簡稱熱帶醫研中心），暨世界衛生組織愛滋合作研究中心的聘約，擔任愛滋病及白血病毒研究所所長一職，乃毅然前往履新。以下是筆者首次登陸赤道西非並旅居加彭大約兩年的一段經驗，藉本篇幅想和各位校友分享。為便於敘述，我任意歸納成幾個章節來分段交代。



右一為作者楊哲安

## （一）黑色非洲一瞥

起筆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向朋友簡介加彭。

加彭共和國（Gabon）獨立於1960年，與她同時（同一年內）獨立的，尚有其他十四個非洲新興國家，這是一件不尋常的歷史事故。其實，當你翻開非洲近代史時不難發現，一九六零年的事件只是二次大戰後非洲覺醒的一部分。這個覺醒的浪潮，起於一九五零止於六零年代。非洲人抗爭的對象是白人，目的是在掙脫白人的殖民統治。這股浪潮迄今總共催生了四十多個新國。目前非洲所擁有的國家數，已達五十三國以上。

獨立之前加彭屬法，因此法語一直被沿用而成為國語。加彭人是由無數黑人原住民族所構成，各族有各族獨有的語言（無文字）。加彭係黑色非洲（Black Africa）一員。所謂「黑色非洲」係指東西走向的薩哈拉

大沙漠（Sahara）以南的非洲大陸，因為這一大片的非洲，住的都是黑膚色原住民。

加彭是赤道線橫貫非洲中部之西端出海國，她濱臨大西洋，處於加美崙（Cameroon），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和東南兩面的剛果（Congo）之間。由於如此特殊地理位置，她有典型的赤道氣候—濕熱多雨。年平均雨量約在1.5至2公尺之間。加彭領土總面積為267,000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7.4倍大。其人口總數約一百五十萬，則比台灣小16倍以上。

加彭境內百分之八十的地表為熱帶處女雨林所覆蓋，熱帶雨林是人跡罕至，野獸、毒蛇、昆蟲蘊藏之地。其餘百分之二十的面積為熱帶草原區（Savannah），這才是人類可以棲息的地方。加彭境內沒有高山，全是起伏的丘陵地，最高點不超過海拔800公尺。



## （二）從凍箱—冰箱—到烤箱，冷暖自知

記得1990年2月12日離開渥太華那天，氣溫是零下十五度C，等我們夫婦飛抵巴黎時，當地溫度卻是攝氏五度左右。當時毛毛雨正下得起勁。在這裏我們有三天的停留，按該中心給我的安排，每天我得會見一位巴黎當地的愛滋病學者同僚。這三天中除微晴半天之外，其餘都是陰雨的日子，雖是我數度巴黎之行，溫馨中稍覺遺憾。還好三天一眨眼就過去了，接著我們必須趕著下段八小時的飛航行程。這回是由巴黎出發、經馬賽港小停，然後筆直南下赤道西非。坐的是加彭航空的波音747，吃的仍是一成不變的西式飛機餐，不同的卻是平生第一次由全黑的空服人員服務，黑小姐是「焦」滴滴的，氣氛卻顯得緩慢了一些。因為黑空姐把所有吃的跟喝的都擺在甬道上，叫旅客自行取用，相當另類也很空前。雖然機上也放了Indiana Jones' Last Crusade動作片，卻提不起一絲熱鬧氣氛。駕駛員終於在麥克風上宣告飛近靠海的加彭首都自由市(Libre ville)，說時遲那時快，一股赤道熱流已進襲機艙，當飛機真正停定後，我已禁不住脫下西裝上衣，可是襯衣內的熱流還在澎湃著，等進到候機室，不鬆領帶不解領扣已屬不可能。時值清晨五點不到，氣溫已是三十度C左右，關鍵所在的濕度約在九十五度(%)以

上。

地平線上曙光終於乍現，機場外的景物逐漸清晰，原來鳳凰花正開，熱帶花木扶疏，黑頭翁（後來才發覺牠們是台灣西部白頭翁的變種，雖然歌聲一樣，頭戴的卻是黑冠而非白冠，故特名「黑頭翁」，其實台灣東部也有）的熟悉歌喉此起彼落。一剎那間，我彷彿又回到可愛的南台灣故鄉。

我們的目的地是F城(Franceville)，F城離此約八百公里，約需一個鐘頭的飛航。當飛機又起飛後，我們情不自禁探頭下望，只見地面上一片暗綠，河川蜿蜒如蛇行，脈絡分明。原來這就是那所謂「易入不易出」的原始熱帶雨林(Tropical Virgin Rain forest)。

## （三）入境隨俗食野肉

我們被比籍院長Dr. Georges Roeland由機場接到F城，這一段約30分鐘的路程，在起伏的丘陵上爬上又爬下，路過的村落植滿芒果、香蕉和椰子樹。熱帶醫研中心終於在眼前，園區設有大門關卡，由警衛人員把守，無分日夜。園內花木修剪有致。研究大樓、娛樂中心設備，汽車修護廠，儀器、化學品和冷氣供應及電力維修中心，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還有獨立一棟將由我主持的病毒研究中心（因是白色的建築，乃被稱白屋，或稱P-3，後者係指該研究中心設有

第三級的病毒隔離設備，這是相當現代化的設備，僅次於P-4。能在叢林中保有P-3設備，的確難得）。走馬看花後，時值正午，所以被招待吃頓見面餐。F城並不大，城內只有縱橫兩條柏油路，交通燈號缺如。一下子就到了城裏僅有的四個飯店之一。所示的菜色不多，酒樣遠多於菜色。材料多半取自野味。除了牛、雞肉外，盡是獵味像野豬、羚羊、麝貓（civet）和蟒蛇等，內人M比較保守，選了大蝦一盤，我特地選了一道燉蟒蛇（python）。等菜被端到面前時，我赫然發現盤子裡的蟒肉，其直徑至少有13公分粗，依比例看來，這條蛇至少有3至4公尺的身長。憑良心說，那盤蛇肉煮的並不特別高明，希奇的是那條巨蟒居然跑到我的肚子裡。生切帶尾鳳梨，風味奇佳，遠比我過去在台南關廟（鳳梨之鄉）吃到的好上幾倍。這一頓頭號非洲餐，吃得津津有味。我因此小心地留下一根蛇肋骨，特地請M帶回渥太瓦讓孩子們開開眼界（M只擬停留加彭兩週幫我處理家務）。

#### （四）晚霞絢爛，可是熱帶雷雨並不溫柔

下午五點三刻鐘，西面天空突然出現了一片燦爛彩霞，由於一點也沒有人為的汙染，那晶瑩的霞光有無比的晶瑩清澈。六點稍過，陽光準時隱去，天幕宣告下落。也不知從何

時起，閃電突然滿天飛躍雷聲不斷，此起彼落。因為熱帶醫研中心座落在F城盆地中突出的高地上，當你環顧四周時，那連珠式的閃光，和起初是悶悶的遠雷，構成一幕相當悅人的景致。可是好景不常，雷聲漸大，有迫不及待之勢，雨點也跟著下達，不一會工夫已成為萬馬奔騰，雷公正騎在屋頂上，M唯恐那天花板靠不住，不時凝視上方。我雖然大半生住過台灣，經歷過無數雷雨，卻從未看過像加彭這樣野的熱帶雷雨。雷雨當中，停電頻仍，不過一下子就復原，約莫半個小時，這場聲色俱厲的雷雨，終於洩完氣溜了。之後，蟲聲、蛙鳴和梟聲一一上場，一場超大型的戶外交響樂正要開始。這就是我們訪問非洲的首夜。

每年從十月到次年五月之間是雨季。在雨季中，雷雨是隨時都會下來的。依我的經驗，下在晚間的機會比較固定。白天裡，經常豔陽高照。氣溫在下午一二點間達到每日最高點，此時室外溫度可達30~35度C。為迴避酷暑，中午有兩個半小時的午休時間。每日作息時間是，早上七點半到正午十二時，下午是兩點半到六點。每天八小時工作時間，每週上五天班，總共每週時數為40小時。

#### （五）火燒連環山

每年六月至九月之間為旱季。此期間雨水幾乎全無，陽光陰晦，

因此天氣陰涼而乾燥。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最宜人的季節。氣溫約在15至20度之間。因此，加彭的年平均溫度約在24~28度之間。旱季時，加彭人開始放火燒野草，此舉在雨季中是辦不到的，因太濕了。對於這點有人一定會問，燒山有何用處和理由，並會相繼懷疑其安全性，是否會引發森林火災等等。原來加彭人發現到，由於當地雨水過剩，沃土不易保留，農作物中只有樹薯、芋頭和甘藷之類，可以在這種貧瘠環境下成長，不為野草所害。所以在雨季快開始前將這些作物下種，之後在雨期中一任這些作物與野草競長，不加理會。等到雨去乾來時，放一把火將2公尺高的剃刀草（即當地野莽草）燒掉，然後挖取這些作物的地下莖食用（尤其是樹薯manioc或叫cassava），這是當地（大多非洲人）主食之一。自然，現代的非洲人也以學會用米麵等穀果類當主食。樹薯皮內含氰化物（cyanide），是不可隨便煮了就吃的。當地老方法是削了皮，攪成泥，然後靜置發酵三天後（氰化物會被加水分解，即hydrolyzed），煮熟後食用。其實削了皮煮熟即可。

每年七、八月間在加彭到處可見到火燒山。尤其是在晚上，那情景是



AlexandKathyinthegarden, 1991 inCIRMFFranceville, Gabon

相當美好的。一般這種火是燒不到大樹的，而且森林裡，一般都保有相當的水份。旱季只奪去草原區（Savanah）的綠意，而不影響熱帶林裡的活力的。沒有人會到缺乏陽光的叢林裡種雜糧。

中國的農耕隊，自1971年起接替台灣的農耕隊後，一直進駐加彭，我和他們平時都保有連絡的。農援非洲是台灣創始的。連目前他們用的菜種都是從台灣運去的（農友牌）。他們搞農的實在辛苦，農閒時既寂寞又無處可跑。他們告訴我，旱季時，唯一可做的是開著農用卡車，在附近的一座較高的草原上，放了一把火，然後躺在對面的草原丘上，在夜色中欣賞火燒連環山的滋味。這兒的警察才不管這類沒錢賺的閒事。任人都可闔上眼睛，憧憬那隔岸觀火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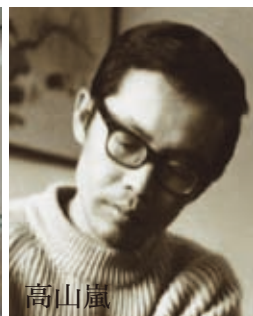
下期待續：赤道西非去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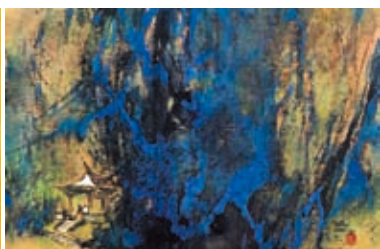
# 一個心靈深邃豐盈的藝術家～

## 高山嵐

文／高山青 1961年〈第16屆〉畢業校友  
現任：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圖／高山嵐 1953年〈第8屆〉畢業校友  
1995年榮獲母校省立台南一中頒贈第一屆  
傑出校友獎 現任：職業畫家



1964年6月亞洲地區極具影響力的中英週刊（WEEK）以我的大哥高山嵐為封面人物並以八頁多的篇幅介紹他。其實高山嵐成名甚早，以而立之年，即秉著天賦的才華，加上堅實的美術繪畫根基，發展多元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藝壇上早享有驚人的名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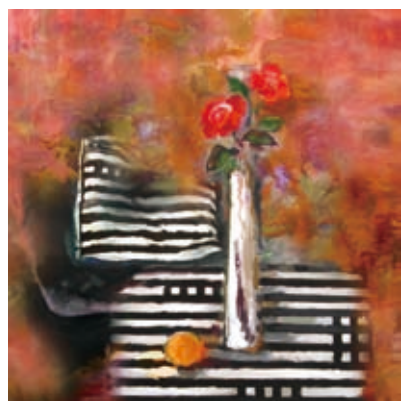


由左到右

- 1964年6月亞洲地區極具影響力的中英週刊（WEEK）以藝術家高山嵐為封面人物，並深入介紹他的作品
- 聯合報曾為高山嵐的水彩畫下了一個精彩貼切的形容，指高山嵐的水彩畫是「加了水彩的水墨畫」也是「加了水墨的水彩畫」
- 1964年高山嵐時年28歲，為台南大飯店設計、創作的大浮雕「光」17公尺×16.5公尺，被媒體形容為全台灣最大的浮雕，迄今仍是台南火車站前的大地標
- 高山嵐是戰後台灣第一代美術設計的代表性人物，新的思維、新的技法，為現代美術設計開拓了新的領域
- 高山嵐曾當過瓊瑤2部小說拍成電影的導演，即1967年的「幸運草」及1977年的「奔向彩虹」，榮獲第八屆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獎

同時，60年代台灣美術設計剛萌芽發展，高山嵐跨足純藝術的水彩油畫創作及美術廣告設計，在藝壇上像顆閃亮的星，贏得國內、國際無數的大獎，作品更廣被世界各地收藏。

近年風行的公共藝術，早在60年代才28歲的高山嵐就為台南大飯店新建工程的外牆，創作完成兩件堪稱全台灣最大的浮雕和壁畫，並留存至今。以他的多才多藝更在31歲時，獲邀接任知名小說家瓊瑤女士的作品改編電影「幸運草」、「奔向彩虹」等的導演，並獲得第八屆電影金馬獎的最佳美術設計獎。見證高山嵐在多元藝術創作的人生旅程上燦爛耀眼、光華不斷。



■ 高山嵐如繪畫求新求變，選用的材料也常是多樣而前衛的



■此六張圖片為「探索」的系列作品，是高山嵐近年來的新作，展現了超現實、超現代的震撼，瀟灑的流暢線條，大膽的奔放色彩，醞育著豐富的生命組曲

而自懂事起，高山嵐就是我們全家最大的驕傲，記得大哥從台南一中考上師大藝術系，得負笈北上的那一年，我念小學四年級，平日依賴慣了，為此悵然若失，還哭了好幾天呢。往後，每年寒暑假大哥回台南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光，那時候跑進跑出為大哥換水彩、廣告顏料的筆水筒及買零嘴是我的任務，兼以伏在案邊欣賞大哥擬稿作畫，溫馨滿足，此情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大哥才氣縱橫，光采一身，在我們家族之間不只是耀眼，也一直讓我們沾光，由於他的高知名度，每每在生活中，常有人提及高山嵐的美事，讓我們與有榮焉。而我在建築師執業

後，也常因是高山嵐的弟弟而「出」了名。在他追求藝術和創作不懈的過程中，近距離追隨著他的我，當然受益甚深，在長期欣賞其作品並蒐集累積媒體報導資料的過程中，滿滿的大哥成名的蜚譽，愈發想集結成冊。因這本高山嵐的藝術創作專輯，作品屬性涵蓋廣度甚大，編輯上非一般畫冊形態所能比擬，而數量之鉅也著實讓我倍覺任重。

高山嵐常言自己和藝術似乎結了好幾世的緣，上天固然厚待賦予他多才多藝，但他更珍惜這份豐盛的自我，以內斂的要求表現，有幸追尋著他的我，當然也希望讓更多的人，來分享他這份心靈深邃、豐盈的藝術家神采。



李源泉博士

學歷：

- 1962年台南一中畢業
- 1967年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學士
- 1970年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碩士
- 1987年文化大學實業計劃農學博士

經歷：

- 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研究所教授
- 義守大學工學院院長
- 立德管理學院資源環境系所教授
- 稻江科技及管理學院教授
- 台灣省諮議會諮議長

# 生命源泉～水

文／李源泉

---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天涯地角有時窮，只有相思無盡處。」

---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雖是老詞，卻彷彿是穿透半世紀的心境。憶往前塵，許多影像就像是一部快轉的電影，或有燈火闌珊的喜悅，亦有青春作伴的癡狂。回想五十年前奔波課堂上的身影、穿梭校園裡的腳蹤，當初意氣風發的一群，如今已多是華髮白頭了。維繫五十年的情緣不容易，過往的年少輕狂亦難遺忘。「一步花開，一步花落，青澀的歲月我們踢踏走過」，從來，時間就不曾為我們停留，而記憶更像是一只沙漏，尤其需要我們用心去填充…

將近一個世紀前，祖籍高雄縣茄荳鄉的家父，因到新營鐵路局貨運公司工作，於是舉家遷到台南縣。我的兄弟姐妹中，有些人出生於茄荳，有些則在台南縣新營市呱呱墜地。我幾個兄弟都是台南高、初中畢業的，我初中讀台南市中，高中才如願進到台南一中。台南一中除了師資優異之外，最難能可貴的是擁有良好的讀書風氣，會讓學生自動自發用功念書。

我的成績在班上屬於中下程度，民國51年畢業後，由於大學聯考失利而參加隨後的專科聯考，進入省立基隆海專駕駛科，即今日的海洋大學航海工程系。詎料，第一學期還沒念完，相繼發生5艘輪船沉船事件，家人覺得念此科系風險太大，於是休學重考。隔年，考上成大水利工程學系，該系特色是海灣和海岸工程，自此開始走入水利專



業科目之修習。

畢業後服完兵役，水利系老師介紹我到彰化農田水利會工作，但報到過程並不順利，水利會表示不確定會有適合職務，於是，在就業不成的情況下，只好、繼續讀書。

民國57年，考上台大農業工程研究所，專注於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研究，畢業後短暫在嘉義大學當講師；後來又到糖業研究所，擔任一位農藝系土壤物理學博士的助理，專門研究不飽和土壤層水分的移動。民國63年，因緣際會到嘉南農田水利會服務，從事這輩子最長期的工作，一路從職員、站長、管理處主任、高級管理師到水利會會長，後來也當了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會長。

近二十年水利會工作歲月中，曾到印尼、沙烏地等國擔任農業、灌溉專業顧問工作，也在職修習了博士學位。無論民國82年進入立法院擔任第二屆委員，甚至之後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和農業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都著重於農業水利相關問政和政策之督導。後來，即使離開政治回歸學校，亦專心教授農業水利工程相關課程。三年前受命擔任臺灣省諮議會議長（前身為臺灣省議會），仍然關心並提供政府有關農業、水利工程等諮詢意見。總之，這輩子都打滾在細如土壤空隙，高如深山水庫，廣如川流河水，大如海岸和海洋水中求生過活。這個生命歷程更讓我體悟了：人要《順天》，絕不能《勝天》的水哲學。

回首過往，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這一輩子的工作生涯彷彿和我的名字“源泉”結下不解之緣。在研究領域方面，從航海到海岸

（基隆海專專長是航海，成大重點是海岸和海灣工程），從灌溉渠道用水到最細微土壤孔隙的水流動（台大農工所學習重點是灌溉排水，台糖研究所則是研究土壤水分），都以水為重心。在實務運用方面，無論是嘉南農田水利會工作期間，抑或擔任第二屆立法委員，都以發揮水利實務為己任。在立法院問政主要以生態、水保、農業、水利為主，期間能夠排除萬難，順利制定「水土保持法」，不負水利界期望，尤為堪慰。然而，為修改節水方式、遏止河川土石採取遭到破壞，大力推動「水利法」、「土石採取法」等修法工作，則因任滿未能完成，殊覺遺憾。

記得就任嘉南農田水利會會長那一天剛好下大雨，許多來參加就職典禮的好朋友說，「你來當會長，將來嘉南水利會都不會缺水了」，我說絕對會缺水，因為我出生的時候八字缺水，所以父母親才取了這個名字，不過水是我的專業，碰到困難一定可以迎刃而解。事實上，我當會長近八年期間，幾乎都在缺水中渡過，但是均能秉持專業，化危機為轉機。

綜合這一輩子，註定與水種下終生情緣。念書與水息息相關，工作與水休戚與共；就連轉戰仕途，也是因治水能力受到前總統李登輝、蔣彥士先生、李煥先生和不少長官前輩呵護賞識而有此機緣。就我而言，因命中缺水而習水、節水、治水，進而悟出八字的奧妙，水真的是我的生命源泉！

受我老同學吳文洲兄之命胡胡譚上文，希不傷害我輩殘弱的眼力為禱。

# 一個台南府城人在台北

## 體驗艋舺歷史軌跡

文／吳文洲

1956年小學畢業考上台南一中，“歐多桑”(ODOSAN)給我的獎賞：“帶你去台北”。我們家以我為界限，兄姊及我叫老爸”歐多桑”，弟妹們叫爸爸（因為終戰結果造成一國兩制），台北是多麼令人羨慕的地方。坐了一夜的火車一早到了台北。

我記得很清楚歐多桑把我丟給遠東旅社的“內將”（日語姊姊女服務生）就去上班了（忘記他去了那裡，現在沒得問了），交待她帶我去動物園玩。

遠東旅社在現今南京西路／太原路口，三層樓建築物當然現已改業經營了。我很好奇地爬上頂樓往下看，喔！好高呀！（我台南家只有二層），來來往往的車子很多，人也很多，這是我首次踏上台北的土地的第一印象。（最近在延平南路靠近北門的路角看到同型古建物）。

直到1962台南一中畢業考上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印刷科（三年制第一屆專科聯考甲組），才再度來到台北，那時我二哥在中央信託局任職，家住長安東路一段靠近當時的自立晚報，近新生北路瑤公圳，尚未蓋起來。我就借住他家，從此展開在台北的求學生涯。國立藝專座落板橋浮洲里，我上課先是從中山北路搭公車越過天橋到西站轉公路局經三峽路線，而在校門口下車，公路局班車行走路線即

經萬華祖師廟、康定路越過光復橋到埔墘而板橋再到浮洲。有時錯過浮洲的公路局班車，則需搭到板橋站的車再步行至學校。學校實習課程需至萬華西昌街買鉛字，做鋅板，那時西昌街一帶印版店林立、圓盤機、手推餵紙印刷機、鑄字機…等等運作機聲隆隆規律合拍好不熱鬧。這是凸版印刷聚落的大本營，上下游或加工廠，從鑄鉛字、照相、製鋅版、印刷、裁紙、裝釘、製本、印名片、糊信封、齊全完備。

因為學印刷本業的關係，中學時代刻鋼版油印的“旭日”班刊就順勢改為鉛字印刷了，藝專三年中共發行了6期，之後因畢業服兵役不方便，轉交李弘祺同學（成大電機系改考台大歷史系中了狀元）編印至第19期，即未再出版。這在學生時代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值得一記。

想不到30~40年後由於電腦的應用，製版材料及技術的改進，竟然把傳統的凸版印刷整個淘汰了，只剩下「燙金」還在使用鋅凸版。

其他文字、圖像、彩色印刷完全被平版、凹版及電腦印刷所取代。西昌街及附近只剩製作信封、裝訂製本行業了嗎？

趁著「出公差」的方便，公餘之遐會到祖師廟吃排骨湯或到龍山寺逛逛。那時候學生經濟並不寬裕。很多都要當家教，要像台大、師大等名校的學生、家長才會錄用。不能擔任家教的，除非打工，不然就得全靠家裡支援了。逛街、看電影、吃點心，已經算是豪華的消費了，記得那時候交女朋友，要考驗男學生的方法，女學生會邀一票同學男的、女的至少五六位，讓男同學請看電影、吃飯，看看會不會知難而退，大部份都會打腫臉皮充胖子硬著頭皮上陣了。沒錢還真難過唉。也因此學生就會找尋不花錢，或少花錢的玩意兒，那座落在昆明街的YMCA成了學生的首選，YMCA又稱青楓學舍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創立的學生宿舍，我南一中同學保送台大醫學院李憲彥就住在這裡，每週舉辦各項青年學生喜愛的活動，游泳、球類活動，最有吸引力的是土風舞。可謂趨之若鶩。我們從台南來台北唸書的同學，台大、政大、淡江、台北工專、海專、藝專、銘傳、大同、實踐等等也都會來這裡跳土風舞，那時的郭老師長得高大英俊，教起土風舞，除了旋律優美，他的熱心、舞姿也是令人稱羨，最重要的是能與女伴牽手合跳，也是令青年學子心跳的事。郭老師還帶我們到福隆露營游泳玩沙灘，令人無法忘記。

來到YMCA，有時也會逛逛附近的二手貨市場俗稱“賊仔市”看看二手毛衣、外套。南部來的可能比較怕冷，需要禦寒衣物，買新貨，力有未逮，只能在二手市場尋找“甲意”

的貨品了。

桂林路上，老松國校對面的二手腳踏車市場也是學生光顧的地方。我及同學也在此買過後來二哥的女兒也來買過。所謂賊仔市、意即賊仔偷了東西賣給店家，整理後再賣出來，腳踏車最為典型。二哥女兒買了第一部在台大被偷走又再來買第二部腳踏車，不少人有同樣的經驗。

但隨著紡織業及經濟的發展，估衣市場早已沒落，代之而起的是大理街的成衣批發，最近研議要發展成時尚中心，也應該是產業升級的好方法，透過產業升級帶動改變艋舺社區風貌的推進力量。

艋舺的性產業，在我求學的時期，只聞有寶斗里。（江山樓歸綏街是在延平北路）直到畢業展／畢業旅行到台南，台北的同學提議要考察／參觀台南的性產業，才帶同學們去逛台南的“神町”（新町）。那時的新町，可能在促銷，竟然貼著紙條廣告（一律50元），那時候預備軍官（少尉）的薪水320元／月，新町街道整齊清潔，只是神女年紀以我們學生的眼光來看是大了點。待預備軍官退役回到台北工作以後，直到現在艋舺的綠燈戶“企壁”仍然一成不變的髒亂，狹窄暗巷，能否提起消費者的興趣呢？既然是一個原始的產業，經營者有沒有能力改變，執法者能不能參考他國的經驗，以現代人的消費習慣，注重包裝，讓產業升級，改變艋舺整個社區的風貌，以帶動周邊產業的升級如飲食業（美食）美容、美服，甚至宗教、觀光、休閒等產業都會受惠。想想我們台北艋舺扶輪社能做出多少服務／關懷社區的貢獻。篇幅有限，只能走筆一二。



# 什麼是偉大的歷史著作？

文／李弘祺博士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耶魯、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歷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東亞教育與考試制度研究中心 主任、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這是我在2004年十二月發表的台大講座教授演講，經過刪減，供大家指正。

研究歷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完美的規劃，幫助人們創造更為光明的前程。要這麼做，歷史當然必須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面。因此，歷史求真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我們對未來的憧憬有一個更可信賴的根基。然而，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卻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很多學歷史的人也往往人言人殊。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答案麼？今天我就是想就這一點做一個分析，同時提出我自己對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樣的問題的個人看法。

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 一，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寫於拿破崙軍隊兵臨城下時，費希德（Fichte）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這本書也曾經振奮了當時德國的國民，雖然當時，德國

還沒有統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和自覺；開始覺得德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美好文化和歷史，並不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國文化遜色。以前德國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寫作交談為榮，現在他們覺得這現象很慚愧，於是開始提倡用德文交談，用德文來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好締造德國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拿破崙的入侵當然引起日爾曼諸邦起來奮戰。《告德意志國民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裏，自然能激勵當時人的決心。雖然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不過，我們可以用它來代表一本能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

同一個共同體的人們的活動於是創造了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間／土地上面持續成長，並一代一代地繼續滋養這團體的生活條件和性格。從從而發展政府，用它來保護和維繫共同的關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歷史書自然會表現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和價值。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很少不反映出這樣的精神和關心的。

上面說的民族國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發展特別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訓練出來許

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多以擅長敘述德意志的歷史而聞名。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與羅馬民族的歷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奠定了他的聲譽。

相同的，十八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寫了《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成為名著，以後馬考萊(Thomas B. Macaulay)繼續寫成《詹姆斯二世登基以後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國人崇尚英國傳統和價值的重要著作。英國是經歷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國家，因此對宗教的熱誠幾乎是瘋狂。到了休姆的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煩，開始覺得英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應該是在於結合各色各樣不同的價值和信念的決心和能力，而不該過分讓宗教的熱誠支配生活。因此他認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觀點不可以作為支配英國文化的唯一動力。這種反惠格(Whig)派的觀點雖然和我們今天的想法有點出入，但是由於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同情和共鳴。

## 二、反映國家（共同體）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我認為一本偉大的歷史作品，它一定要反映國家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很難逃避「民族」、歷史和傳統對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很自然地支配了他的識見和判斷，也很自然地左右了他的關心。所以雖然在二十世紀後半，西方興起了許多批判國家觀念或民族主義的論述，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仔細讀這些作品，便會發現他們關心之所在還是離不開「國家」。他們所觸及的材料大多還是以國家作為範圍。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一點：我不是要在這裡鼓吹民族主義。事實上，我是最反對民族主義的，即使我自己免不了會因為我是一個臺灣人而常常有偏愛臺灣的特點，但是我至少在意識上，絕對是認為這樣的偏見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完全沒有意思要在這裡提倡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不能否定的是偉大的歷史作品一定會反映它的基本讀者羣的關心和認同。

用國家做單位來寫歷史，那麼這個沒有比德國人的成就更高的了。我在上面說到蘭克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意識，但是它真正的偉大乃是能把日耳曼民族的新教精神，也就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教義和信仰，拿來和日耳曼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他以後的德國史家的作品便充分地顯示出他們對德國民族和大地的熱情和認同。事實上，近代歷史學的發展的確跟十九世紀德國追求建國或統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時的德國人鼓吹日爾曼民族的文化經驗，希望從法國文化的枷鎖解放出來。但是他們追求建國的努力，雖然締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但也帶給他



們和人類全體很大的悲劇。歷史這門學問因此也常常是人們想要發揚民族或國家的榮譽下的悲劇副產品。

現在有很多人寫臺灣歷史，可惜臺灣史的研究雖然出版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是還沒看到偉大的著作。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為許多治臺灣史的人，他們對臺灣是不是一個「共同體」還不能確定。今天臺灣的處境正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是一個「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其實正是會產生偉大歷史著作的時代，只是目前我還看不到。

### 三、運用生動的文字，引起讀者的共鳴：

我可以斷言，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篇偉大的歷史作品不是用精彩優美的文字寫成的。

在西方史學裏，以文字優美而著稱的，第一個人恐怕非凱撒(Caesar)莫屬。凱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到了十九世紀仍然是學拉丁文的範本。這是因為它的文字鏗鏘有力，簡潔而一針見血。這樣的文字是《高盧戰記》能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

我每次提到凱撒，總不免想到他講的一句名言：「寫作就像一個水手一樣，一定要避免冷僻或少用的生字，就像水手要避免溪流裏的石頭一樣。」這話說得容易，但是反映了一個令出必行，絲毫不苟且，言而有物的大將軍的經驗。無怪乎他的書要成為拉丁文的教科書。

寫了《羅馬衰亡史》的吉朋，他的文華璀璨，據他自己說，當時英國仕女的梳妝檯上都擺了他的書。

另外一位偉大的史家便是十九世紀住在瑞士巴色(Basel)的一位十分安靜、與塵世隔絕的史家。他就是在1865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他對人性的尊嚴和價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就他的文字言之，由於他對美有著一種執著，所以遣詞用字都特別華麗引人。據說讀他書的人常常廢寢忘食，與他對人類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歌頌感到共鳴，而神往不已。

當然，《左傳》，《史記》一類的書，他們的文字精彩，不在話下。只是近代中國不太重視文字和修飾，所以我實在舉不出有什麼中文的歷史著作是以文字優美取勝的。

一本好的歷史，文章一定優美，能自然地、流暢地而富有情感地表達出作者本人對歷史的認識和體驗。它不一定完全用古人或其他史家的用語，相反地，它能不斷地創新，把作者的想法在流暢而優美的文字裏表達出來，吸引人去接受作者的看法。

### 四、達成專業史家的標準：

如果從專業史學的標準來看，那麼在我看來，布勞德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最能合乎這標準。布勞德的識見是以前所沒有人注意到的，他影響了一整代人，因此他的新「典範」自然佔據重要的地位。他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因此是偉大的作品，當之無愧。

麥耐爾William McNeill的《疾病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代表的是一種相似的關心。他也帶有深刻的創意，把歷史家對人類



歷史本身最基本的關心，和他所體會到的歷史變化的本質作一個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交代。

論者或許要問：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呢？就目前言之，這兩位史家的聲譽可以說是跌到了谷底。他們因為在治學上面不太做第一手資料的探討和考證，只是借用別人已經研究過的成果，來闡發自己的看法，因此許多嚴謹的史家都不喜歡他們，認為他們是先有一套看法，然後才把史料套進去證明，違反了歷史學最基本求真的原則。但是在我看來，由於世界局勢最近有了重大的改變，因此一定會再有人重新談這兩個人。

## 五、結論：偉大的歷史作品與優秀的歷史作品

現代世界的思想十分紛擾，令人覺得莫衷一是，後現代的思維更加強了這樣的危機感。十九世紀以來發展出來的史學規範已經被挑戰得體無完膚，因此不僅各文化或國家對於什麼是好的歷史作品或好的史學寫作的方法，看法有嚴重的歧異，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不同的人對歷史作品的評價也可以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來談什麼是當前站在臺灣的立場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歷史作品，似乎不切實際。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再加上西方文明夾帶它近代化的成就，成了世界上人人都欽羨、模仿的對象，因此西方的標準就成了其他地區的標準。歷史學也是如此，西方的模式就是世界各國跟隨的對象。好壞似乎還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是，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這樣的標準已經被打破，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二十世紀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品的到

現在還很難說得出來。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是二十世紀以前的著作。我雖然試著也討論二十世紀，但都是我個人的見解。不過，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束縛的。它們終會脫繭而出。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品，它們在作者在世的時候，往往受不到重視。偉大的作品是人們在生命的饗宴和命運的折磨中提煉出來的，它們必須像一道文火慢燉的佳肴，讓人們細細地品嚐，而慢慢地發現他們咀嚼的是天下的美食。它們表達的一定是人們內心最深處的體驗，用最生動、翔實的文字、像嘆息一般，輕盈地、述說那哀艷的故事。當然，史家駕馭文字，就必須也能把人性的尊嚴、人必須活下去的意志力清楚而堅強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文字一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不斷地震撼人心，鼓舞後人。希伯來聖經的許多歷史故事，就像中國的《左傳》一樣，處處表現出道德的力量、以及人在命運的折磨下所表現出來對道德信念和人性尊嚴的信心。

現代歷史學是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其訓練往往反而妨礙學者的想象力，使得他們創作的原動力受到了壓抑。專業的史家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歷史作品，但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其寫作的靈感和技術往往不是由訓練而來。除了能感受到時代的呼喚，能忠實而細膩地表達出共同體的喜怒哀樂和靈魂深處的呼喊之外，他的作品還必須能引領我們知道人類的前程，幫助人類規畫他們往前去的走向。它一定能經得起時間洪流的沖刷，歷久而常新。這纔是偉大的作品。偉大和優秀之間，畢竟還是有一個區別的：優秀的作品很多，但是偉大的作品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不是常常出現的。